

漢書門
二八八
九二五
一〇九
冊架函號類

内閣文庫
漢書
二八八
九二五
一〇九
冊架函號類

雑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885
冊數 10 (1)
函號 299 141



糊等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進臣鑒錄表

淺草文庫

臣伊言臣聞人臣報國賴有文章下士立言必資書籍
前人實後事之師學古乃入官之本著之正史勸懲之
跡昭然載在稗編彰瘴之途非遠欲答

一人之宵旰庶幾百代之編摩恭惟

皇帝陛下

道合聖神

功兼作述

弘開玉局惟

臣鑒錄

進長

祖訓之是揚

大啓石渠匪

聖經而弗錄。

一作萬觀朝無不學之臣

上令下共野鮮非經之士載瞻

海嶽思竭涓埃臣伊才謝文淵麓知經術以酬

國遇識迷學圃妄希著述以勸將來掇拾殘編詳分部次

勸部七十二類懲部五十類前列事實後載格言竊名

臣鑒用厲家修十年研削之功藏之篋衍一旦遭逢之

幸

詢及芻蕘謬廁甲科上塵

乙帳伏願

時勤播告

特賜頒行俾大法小廉咸設誠而制行普天率土亦寓目

而警心往行堪師迪德之資具在前車可鑒省愆之路

方新則淑慝之轉移仰禪

聖化而草茅之編輯希附名山矣謹將所輯臣鑒錄二十卷

裝潢成帙隨

表恭

進以

聞臣不勝惶竦待

命之至臣伊謹言

臣等謹將所錄各事分門彙編其目如下
一、表恭
二、進以
三、聞臣不勝惶竦待
四、命之至臣伊謹言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臣鑒錄總目

監察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臣蔣伊編輯

勸部

卷一

忠君 事實六十四條
格言五則

撫民 事實四十條
格言四則

愛國 事實三十八條
格言四則

勤官 事實十七條
格言六則

卷二

廉潔 事實七十二條
格言七則

仁恕 事實四十條
格言十一則

善諫 事實五十四條
格言三則

薦賢 事實五十條
格言二則

卷三

寬厚 事實三十五條
格言十四則

侃直 事實五十五條
格言三則

忠信 事實七條
格言四則

端方 事實五十條
格言五則

卷四

孝行 事實一百三條
格言十二則

友悌 事實三十八條
格言四則

慎刑 事實二十九條
格言五則

察獄 事實三十條
格言四則

卷五

讓功 事實二十一條
格言五則

掩過 事實二十條
格言六則

卷六

興學 事實六條
格言一則

成教 事實十六條
格言四則

德化 事實三十五條

循良 事實三十九條
格言三則

郵災 事實三十二條
格言八則

捍患 事實二十四條
格言二則

好學 事實三十九條
格言十二則

尚儉 事實二十三條
格言十九則

卷七

敦本 事實二十七條
格言七則

詒謀 事實四十五條
格言二十七則

齊家 事實十八條
格言二十二則

睦族 事實十一條
格言四則

卷八

立誠

事實十一條
格言六則

戒淫

事實十五條
格言六則

息兵

事實二十六條
格言四則

減賦

事實二十條
格言二則

廣慈

事實二十條
格言五則

好生

事實二十五條
格言九則

卷九

愛養

事實十三條
格言四則

綏徠

事實十八條
格言三則

虛公

事實二十三條
格言十二則

恬尚

事實五十八條
格言十五則

恭慎

事實二十一條
格言三則

撝謙

事實二十三條
格言十則

卷十

明敏

事實十九條
格言二則

勤勞

事實十四條
格言五則

興利

事實二十五條
格言二則

除害

事實十二條
格言一則

和衷

事實二十條
格言三則

石交

事實四十三條
格言十一則

卷十一

沈靜

事實十四條
格言十六則

雅量

事實二十八條
格言十二則

周急

事實十七條
格言一則

濟乏

事實二十九條
格言五則

種德

事實六十六條
格言六則

方便

事實二十八條
格言九則

卷十二

知足

事實二十三條
格言二十二則

遠識

事實六十六條
格言二十九則

應變

事實二十六條
格言一則

解紛

事實十六條
格言三則

卷十三

丙省

事實十二條
格言二十七則

悔過

事實二十一條
格言十則

弘獎

事實十五條
格言二則

德言

事實三十七條
格言十六則

通商旅

事實八條

養無告

事實十三條
格言三則

卷十四

謹言

事實十一條
格言七則

惜福

事實十八條
格言十一則

知人

事實二十四條
格言三則

愛才

事實二十四條
格言四則

樂善

事實二十條
格言五則

報德

事實十條
格言二則

扶危

事實九條
格言一則

愛物

事實三十二條
格言六則

懲部

卷十五

欺君

事實二十一條
格言二則

悞國

事實十六條
格言四則

虐民

事實十條
格言三則

曠官

事實四條
格言五則

貪冒

事實三十一條
格言十三則

殘忍

事實三十五條
格言三則

卷十六

容悅

事實十三條
格言三則

逢長

事實十五條
格言一則

忌刻

事實十條
格言三則

蔽賢

事實五條
格言二則

讒謗

事實二十條
格言九則

奸險

事實十五條
格言二則

權寵 事實九條
格言四則

邪佞 事實二十七條
格言三則

卷十七

詐偽 事實八條
格言三則

執拗 事實一條
格言二則

不孝 事實十條
格言五則

不第 事實四條
格言八則

奢僭 事實二十一條
格言十二則

驕慢 事實十三條
格言五則

濫刑 事實十六條
格言六則

枉獄 事實二十二條
格言四則

卷十八

矜功 事實九條
格言四則

卸過 事實二條
格言三則

廢學 事實四條
格言四則

壞俗 事實六條
格言十則

卷十九

闇昧 事實十一條
格言十則

怠惰 事實六條
格言五則

拮克 事實十四條
格言五則

弊政 事實三條
格言六則

淫慝 事實十五條
格言四則

暴虐 事實十八條
格言三則

開釁 事實八條
格言二則

殺掠 事實十七條
格言四則

厚斂 事實十一條
格言五則

朋黨 事實七條
格言五則

嫉妬 事實七條
格言三則

傾陷 事實十九條
格言三則

暴殄 事實七條
格言八則

隱善 事實六條
格言七則

卷二十

忘恩

事實五條
格言一則

輕薄

事實六條
格言二則

淺露

事實九條
格言九則

營競

事實七條
格言八則

躁進

事實三條
格言三則

失教

事實四條
格言八則

市交

事實四條
格言三則

褊恚

事實四條
格言六則

口過

事實十二條
格言十一則

害物

事實十九條
格言六則

臣鑒錄卷一

監察御史加一級前翰林院庶吉士臣蔣伊編輯

勸部第一

忠君
事實六十四條
格言五則

事實

漢武帝時丙吉受詔治巫蠱獄時皇曾孫亦就繫吉心哀之
擇謹厚女乳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帝令被
繫者皆殺之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

會孫乎使者還報武帝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及昌邑
王廢大臣議所立丙吉奏記霍光曰皇曾孫病已者今十
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願將軍定大策霍光從之宣帝既
立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婢自陳有阿保之功辭引使
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
之封爲列侯丙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憂侯勝曰有陰
德者必饗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愈後爲丞相
張賀爲掖庭令宣帝爲皇曾孫方小孩遭累下獄賀保護
殊至稍長導之以善數爲弟安世言皇曾孫材美及徵怪

安世止之以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也賀死宣帝卽位
每念之詔封其嗣子彭祖爲侯稱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
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爲置墓戶祀春秋安世亦爲相
封侯

龔勝明經術哀帝時徵爲諫議大夫屢有諫諍王莽秉政
以光祿大夫謝病歸新室初遣使者奉印綬安車駟馬迎
勝使者及郡縣長吏諸生千人以上致莽命久立門外欲
令勝起迎勝稱疾篤不起使者強致詞勝但言老病隨使
君上道徒死道路無益使者至以印綬加勝身勝輒推不

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下豈以一身事二姓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卒

昭烈帝命丞相諸葛亮輔太子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及亮相蜀集衆思振紀綱出師二表儼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義聲滿天地之間矣

關羽忠事昭烈帝曹操使張遼說羽降羽表三約以明已志操義之及斬顏良盡封所賜拜書苦辭而犇昭烈帝於袁軍

董允為尚書令秉心公亮後帝憚之宦官黃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

魏陳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封事皆嘆息焉

司馬氏廢其君曹芳范曄遂不仕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

晉今祐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之人皆不知所由嘗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封鉅平侯及卒民聞之罷市巷哭祐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

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嵇紹字延祖宮侍中會河間王舉兵紹從惠帝臨敵侍衛
 者奔潰惟紹力戰死血濺御衣事定左右請浣衣帝曰此
 嵇侍中血也勿去

南此

北魏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清忠貞亮事有不便允輒
 求見屏人切諫魏主曰允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
 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拜中書令帝呼為令
 公而不名

唐魏徵知無不言二百餘奏無不剴切或告徵私其親戚太

宗使溫彥博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言於上曰君
 臣同心是謂一體若上下但存形迹臣不敢奉詔上曰善
 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臯
 夔稷契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
 諍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說賜絹五百匹
 安金藏長信宮樂工也時有告太子謀不軌者武后將使
 酷吏訊之金藏自剖腹明其不反五臟皆出流血滿地武
 后驚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爾至此耶亟命醫納其五臟
 以桑白皮作線縫之歷時而醒竟愈後官加將軍卒配享

睿宗廟

狄仁傑字懷英武后革唐爲周降封中宗爲廬陵王以豫
王旦爲皇嗣武三思日營求爲太子后問宰相無敢對狄
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寇犯邊使梁王三思募勇
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浹日至五萬欲繼統非廬
陵不可后怒罷議他日又問曰朕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
傑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儆陛下乎且姑姪與母子
孰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廟食無窮未聞姪爲天子而耐
姑於廟者也后意稍寤張易之嘗問自安之計仁傑曰惟

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二張果乘間爲太后言后他日又
問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陛
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召還廬陵王王至后匿
之帳中復召仁傑與語仁傑敷陳切至涕泣不止后乃令
中宗出曰還爾太子仁傑泣拜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
紛紛何所取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濯龍門具禮迎還遂
定位卒興唐祚仁傑封梁國公

郭子儀薦僕固懷恩讓以副元帥之職子儀獨爲魚朝恩
所譏罷職留京師處散地不怨也吐蕃入寇僕固懷恩已

擁兵不朝李光弼及他名將皆忌程元振在中無至者寇
主奉天武功京師震駭乃起子儀爲元帥禦之時閒廢日
久部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
衆瀰漫數十里子儀奏請益兵元振退之吐蕃渡便橋上
倉卒走陝中長安委賊焚劫一空子儀行收兵四千人泣
諭將士共雪國恥諸將感激受約束度兵微不可戰乃使
長孫全緒出藍田晝擊鼓張幟夜多燃火以疑之敵聞子
儀至悉衆遁京師遂安帝曰子儀真社稷臣也削程元振
官爵流之未幾懷恩反上以子儀鎮朔方將士愧從懷恩

不義無面目見汾陽王悉涕泣受約束明年懷恩以回紇
吐蕃衆十萬寇奉天子儀使人說回紇與俱擊吐蕃其帥
藥葛羅不信曰汝給我耳令公在此可得見乎子儀曰今
衆寡不敵難以力勝也吾嘗從回紇結約厚甚若挺身前
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賓佐交諫不聽請以五百騎從亦不
聽子晞叩馬力爭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往以
至誠與之言其聽社稷之靈也不然亦身沒而家全以鞭
擊其手曰去遂從數騎開壁出令人前傳呼曰令公來回
紇大驚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進

回紇相顧曰果我父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
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
何負約深入吾境棄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
汝所爲我死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
我曹忍與令公戰乎負公良深當爲公力擊吐蕃以謝之
因呼酒共飲酌酒酌地誓吐蕃聞之夜遁是時敵再入寇
賴子儀鎮之社稷再安魚朝恩邀子儀遊章敬寺元載密
告曰朝恩將不利於公將士請束甲從子儀曰彼無天子
之命必不敢害大臣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

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
朝恩拊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蓋自上將擁兵至
於功成疑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嘗遣使
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曰此膝不屈若干年矣其忠信
格於上下如此任中書令二十四考家人三千人懷恩懷
光渾瑊等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願指奔走於前八子
七壻皆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辨頷之而已功蓋
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
非年八十五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號尚父謚

忠武

肅宗卽位靈武以次子建寧王倓才勇使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豈可使爲吳太伯乎天下艱難衆望在於主帥若建寧功成同立功者其肯已乎乃將廣平旣而建寧王爲張良姊李輔國所譖賜死及復長安捷書至上喜就泌飲酒同榻寢泌請去上曰卿疑朕爲勾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旣辦臣安得言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

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有功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常與臣言其冤輒嗚咽流涕且陛下嘗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可以察其心矣上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醜長子宏立次子賢賢內懼作黃臺瓜詞以動后心其詞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

可四摘抱蔓歸然竟不免也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於是廣平得無恙德宗時復爲相郃國公主女蕭氏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幽主禁中切責太子告泌欲立舒王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疑廢之而立姪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露之則彼皆欲樹忠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

泌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相三朝封鄴侯

李希烈之亂盧杞修惡於顏真卿使往宣慰真卿至許希烈屢迫脅之不動會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四使謂真卿曰聞太師名德久矣都統將建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常山乎是吾兄也吾年垂八十官至太子太師足死矣豈受爾曹迫脅耶希烈令甲士掘方丈坎於庭云將坑之真卿笑曰死生已定何必更端亟與

一劍豈不快公心耶又使人積薪庭中真卿便起就焚竟不屈死焉

安祿山反甄濟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使蔡希德封刃召之濟引首待刃會平東京濟起詣軍門謁廣平王王遣詣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

張巡以真源令起兵討賊守睢陽城中乏食巡殺愛妾饗士西向拜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破賊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入翰林年尚少天子每以行輩呼而不名外廷大議一切取裁於贄時號內相從德宗幸奉天

詔書旁午立就讀者莫不感泣居常犯顏敢諫或規其太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

朱泚犯奉天李晟李懷光倍道入援圍始解會有譖者不得見天子而令懷光與晟刻期取長安懷光怏怏陰懷異志奪兩節度兵以反帝奔梁州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召扈蹕晟受命拜哭曰若皆從上誰滅賊者乃蒐士繕兵請復京城時懷光與泚連兵甚盛晟以孤軍處其中身及將士家屬皆在長安爲敵質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激將士有言及家者則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

軍士猶未授春衣盛夏披裘褐而終無攜志泚使晟所親以家書遺晟言平安晟怒曰爾乃爲賊間耶斬以徇晟遺懷光書辭甚遜而諭以禍福令改圖立功懷光慙未忍擊之未幾幕下多叛而晟軍日益振恐襲之乃走河中晟遂引兵敗朱泚收復京城屯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京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論功拜司徒中書令爵西平王卒諡忠武有十五子李愬平淮西亦封王聽愿憲俱尚書節鎮

爲名臣

憲宗時裴度爲御史中丞與相武元衡共主討蔡州元衡昧旦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其首賴氈厚得不死京城大駭或請罷度官以安藩鎮心上不從遂相度度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於是討賊愈急至四年不克諸臣競請罷兵上亦病之以問度度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上悅命度爲淮西招討使將行辭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

涕旣往信用李愬遂克蔡州封晉國公以身繫天下輕重如子儀者二十餘年威望遠達歷四朝爲元老謚文忠李德裕獻丹宸六箴時敬宗遊幸無常昵比羣小丹宸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華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嘉之李絳嘗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憲宗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

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

僖宗時黃巢陷長安忠義軍周岌度勢不能支將降之楊復光時爲監軍夜宴與言泣下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柰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因流涕瀝酒爲誓分軍八千人克復鄧州又以李克用忠勇召赴國難遂成厥功復光慷慨善撫士卒及卒軍士慟哭累日綱目書云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書爵書地取其忠王室也內侍盡忠遂與名臣並列不朽若彼鬚眉而欺狡覆國者寧不媿乎

高崇文討平劉闢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朝高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獻婦人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宋呂端字易直安次人太宗不豫適皇太子初立宣政使王繼恩輩忌太子英明乃謀立楚王元佐宰相端問疾禁門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吏趣太子入及帝崩皇后遣繼恩召端端卽結繼恩入書閣鎖之亟見后后以立嗣問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敢有異議耶太子卽位垂簾引見百官端平立不拜請揭簾審視然後

降階而朝史稱社稷臣信矣諡文惠

李文正公昉旣致政因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輿迎之坐之御榻之側手酌御樽且選果核之珍者賜之曰如卿者眞善人君子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驚世駭俗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人崇獎對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汝曹當念聖上崇獎之言吾平日所踐四者之說忠於君孝於親修謹自立庶幾可以無忝其子宗諤亦能恪守先訓爲

一時聞人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真宗朝拜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曰
 人主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不朕則留意於土木祠禱之
 事矣後累驗王旦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史論宋初得大
 臣體者沆為首稱上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封劉美人貴
 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臣沆以為不可沆每奉上
 旨必設案焚香始行有不可行者從容請對務得旨而後
 已

仁宗時韓琦為相帝春秋高琦決策立皇太子及英宗即

位掛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錯愕
 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侍曰須用心
 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未有知者復
 就位哭處之若無事上既以驚疑得疾數日疾平而疑未
 解每面壁臥不受藥蓋帝遇貂璫少恩故內侍多讒間兩
 宮又外作蜚語雖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外朝
 不差一語而一入宮門便得許多錯者時有陰進廢立之
 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
 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塞少間歐陽修進曰太后事

仁宗數十年仁孝之德聞於天下晉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相容耶后意稍和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不得見官家宮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必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自用心同列爲縮頸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不慈而能孝乃可稱耳上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時英廟已安太后無還政意琦乃先白英

廟可一出祈雨令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其不先白乃曰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天子出不可以不備儀琦曰此小事願指卽辦不數日素仗成上出幸相國寺京師之疑遂解太后猶未還政琦乃取十事奉帝批決因上之太后太后事事稱當琦因求去后曰相公何曰去吾當居深宮耳琦因言漢馬鄧之賢猶不免久貪朝政太后能如此勝前代遠甚但太后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卽令捲簾撤坐旣撤猶於屏內見太后衣也時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令同列僉

趙槩難之歐陽修曰第僉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召
任守忠立庭下責曰汝罪當死姑蘄州安置取勅填之卽
日押行琦以爲稍緩卽生變也初帝臥疾久琦問起居退
遇神宗出寢門琦曰願大王早晚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
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
召神宗未至帝復手动曾公亮愕然欲止召太子琦曰先
帝復生乃一太上皇耳愈促召之琦再决大策以安社稷
朝廷多故獨處危疑之衝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
惟身不自保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

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又言任
事須辦以死其不死命也故忠勇如此琦識量英偉臨事
喜愠不形於色嘗謂才器須足周八面入粗入細乃是經
綸妙手又謂成事在膽蓋自許也封魏郡王子忠彥繼相
位

姚麟爲殿帥王安石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卽往安石
因奏事白上上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片
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又有誣麟馭下過嚴者
上詰之麟對曰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廷

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耶上嘉其忠魯肅簡公宗道勁正不徇愛憎素與曹襄悼不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因得罪去賴上察其情寢前命止從罰俸後曹襄悼以他事被謫適肅簡病有人密報曰今日有佳事魯聞之顧壻張昱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試往偵之果襄悼謫隨州肅簡曰得上殿乎張曰已差人押出門矣魯大驚曰諸公誤也利用何罪至此進退大臣豈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樞密院盡忠於朝廷但素不學問倔強不識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嗟惋久之宗道爲執政時營

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靜思行事當否顏曰退思巖妻亦不許入

王武恭公自樞密使謫知隨州孔道輔所論也道輔死或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出涕曰可惜朝廷又喪一直臣

呂誨爲御史中丞忠直傾朝野臨終上疏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蹶屣之苦又將慮心

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誨病亟司馬光往省之三則
目且瞑光呼曰更有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
爲君實勉之

王沂公會爲相人有干請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拒之
旣而擢用絕口不與之言子弟曰曷不使之知乎公曰用
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卽是我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已
怨將誰歸

范鎮因仁宗暴疾三皇子皆早夭雖養宗室子於宮中而
未有建儲意奮狀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

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
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陛
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
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十
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以係億兆人
心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司馬光上疏豫建太子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
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爲嗣
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

富弼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
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帝除弼
翰林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敢受賞乎
孫奭爲龍圖閣學士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
規諷因畫書無逸爲圖以進帝命施於講讀閣下
狄青平儂智高檢賊屍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
傍衆言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敢
欺朝廷耶

尹焞字彥明爲講官每赴講前夕必沐浴更衣齋燕室几
香再拜夜定乃就寢或問之曰欲以所言動君父敢不敬
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福所言不
入則天下受其禍敢不敬乎

鄭俠辭臆仕就監門上書力言新法敝民王安石不報會
亢旱乃以本門所見三路流離之民質妻鬻兒啼饑號凍
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悉畫一圖發馬遞
以進當事者以是罪之浩然而歸歸囊只一拂因自號一
拂居士嘗語人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
何異少讀書清涼山閩人因就其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

榜其聯曰諫草數千言自信丹青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鶴亦妨人

陳禾除給事中會宦官童貫黃經臣驕橫與中執法盧航相爲表裏搢紳側目莫敢言者禾曰吾備位臺諫朝廷有至可慮者此而不言後悔何及卽抗疏上言力陳漢唐之禍不可不戒此隙一開異日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留意於未然論列旣久上以日晚頗饑拂衣而起禾牽挽上衣泣奏曰陛下少留容臣罄竭愚衷上爲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陛下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孰爲重輕願陛下

擇之上衣襟脫落日正言碎朕衣矣禾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又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其言激切上爲之變色且曰爾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止之曰留此以旌直節

宗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餽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常曰君父方臥薪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秦檜徙趙鼎於吉陽軍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元阿沙不花爲右丞相武宗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萬貫阿沙不花曰以蹴鞠而受上賞則竒伎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武宗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見帝容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麩蕪是好嬪妃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左右皆賀帝得直臣

明陶安字主敬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太祖命安知黃州諭曰善撫蒼赤安奉命爲之寬賦稅省繁役勤課士減刑罰民皆悅服復召爲學士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無事

不盡心竭力以副上命及卒上親撰文致祭贈諡廕子子孫俱位至卿佐

永樂十九年上議北征方賓夏原吉入諫上怒命原吉治儲塞北賓懼自縊遂併籍原吉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召還原吉方治粟使者促之曰姑少俟不爾恐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及至詢北征得失執對如前繫內官監上察其忠問詢國事敷對如平時二十年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朕八月訃至皇太子親臨繫所令出視事

仁宗監國藩王謀奪嫡造蜚語上命胡濙往察密疏以聞
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卽位轉太
子賓客兼祭酒未幾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
忠慎朕不及知
楊文貞公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吁不
已或月下閒行適夕不寐一日朝回喜動顏色夫人問故
曰主少國疑擔荷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
已能覽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

黃忠宣公福任留都時楊文貞予告還鄉過之福大聲曰
公誤矣公誤矣文貞愕不知所出請其過福以手距地尺
許作小兒狀曰天子僅如許長公大臣秉鈞顧當有遠行
耶公亟還可也其體國誠至如此

宣德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出臨楊士奇宅士奇俯坐
言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
一言故來耳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車駕臨
幸何以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迨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
言謝弘復命上仍遣弘問曰堯不嘗微行乎對曰陛下恩
澤豈能遍洽幽隱倘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不可無慮後

旬餘有劇盜嘗殺人捕之急遂私約候駕至玉泉寺挾弓
矢伏道傍林莽作亂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其羣盜不疑
以謀告遂爲所獲上嘆曰士奇言果不虛賜以金綺
于忠肅公謙爲大司馬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
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不重味非公宴不置酒
章綸景泰間爲儀制司郎中以諫易儲下獄久被幽囚虱
生於首奇癢殊不可耐思欲以櫛治之苦無其器一日忽
有羣雀共啣一物自庭中墜下取視之乃新置一牙邊篦
子也公感荷神貺謹珍藏之又一日大雨移臥就乾處方

離一牀之地磚壁轟然倒矣不然幾斃於壓此天相純忠
也

劉忠宣公大夏明識治體忠誠懇切吳廷舉謂古人有言
憂民如有病見客侶無官惟公足以當之孝宗嘗召大夏
論曰事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
先朝李汝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汝省營私害物
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
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
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

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冒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
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上稱善久之
項襄毅公忠以大司馬督兵征川貴叛蠻詔許便宜公自
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項曰刑
賞人主大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臣若幸而集又竊弄
之豈人臣之道

弘治中給事中吳世忠疏言太宗之靖難武王之心天下
之大權也方孝孺諸人之仗節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
說者徒以諸臣之跡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

帝王之孝者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有忠文之謚英廟
旣誅于謙而未幾有廟祀之舉乞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
褒旌諸臣事下禮部

成化中太子出閣講學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
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
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
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
農桑事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直言之曰吾老矣安
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

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受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
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王端毅公恕仕至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劄切
年九十三卒贈太師子承裕歷官南戶部尚書謚康僖
正德初馬永成劉瑾等八人導上淫樂戶部尚書韓文每
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爲國大臣義
同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將安出李曰言官交章劾諸內
侍公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去瑾輩易易耳公捋鬚昂肩
改容曰善卽事不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具

草合九卿諸大臣上疏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諭已悟當
痛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劉健李東陽謝遷
上言此數人者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上
不允劉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

御史蔣欽常熟人抗直敢言正德初內侍劉瑾馬永成等
蠱惑上心欽與南京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具疏言
劉健謝遷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又言上宴朝廢學與六七
內臣新進佞幸遊宴馳驅射獵等事伏望收回成命着劉
健謝遷仍與李東陽照舊管事以抑權奸瑾怒矯旨杖之

闕下削籍爲民再上疏專劾逆瑾貪賄鬻爵生殺予奪大
權一歸於瑾所在重足屏息冤號之聲徹於天地歷朝成
憲變易幾盡因請殺瑾以謝天下再殺臣以謝瑾其詞懇
正瑾矯旨再杖三十下鎮撫司獄蓋是時已血肉淋漓瀆
於九死仍再上疏言瑾在朝廷猶祿山之在唐秦檜之在
宋陛下何恩於瑾而不寘之重典哉臣今皮肉都消涕泗
交作七十餘年老親不得復顧當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
不與逆賊同立朝廷又矯旨杖三十着錦衣衛拿問半月
間凡三受杖遂死之瑾誅下卹典贈光祿少卿諡忠烈

許達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初令樂陵時寇猖獗
他縣或閉守或餽賊達獨募死士持巨槌擊却之以功陞
僉事政績著聞旋任江西副使適值宸濠謀逆奸徒皆蓄
外心與之結納公隨事折之且陰剪其黨及濠反知其才
欲用之達大罵曰許達非事君而懷二心者吾有死而已
寧從逆賊耶賊怒殺之嘉靖改元贈禮部尚書官其子瑒
錦衣揮使

霍文敏韜稱張孚敬在閣十年不進一內官未嘗容內臣
私請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預門無私謁風

清弊絕三黜奔歸行囊惟一二衣箱如寒儒卑官蓋無一
念不忠朝廷無一事不為國家
海忠介公瑞為都憲卒於官舍同鄉蘇民懷檢其囊竹籠
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王世貞評之云不
怕死不愛錢不立黨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

格言

韓詩外傳曰忠之道有三以道事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以德
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以是諫非而救之是謂下忠說苑曰
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病君謂之亂逆命

利君謂之忠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君設官待子厚
祿奉子夫為人臣事其君猶子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
欺務在效忠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
人臣不忠是為子不孝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田稷子慚反
其金自歸罪於宣王宣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
其位而以公金賜母

胡致堂曰唐代宗於宦寺之言受命如響於進退郭子儀如
待奴隸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

於胸中一聞君命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真可以
爲人臣之師表矣
薛文清云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
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不能害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
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
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
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顯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
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臣鑒錄卷一

勸部第二

愛國

事實三十八條
格言四則

事實

漢昭帝時杜延年以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
軍霍光言年歲不登流民未復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
寬和順天心悅民意光納其言夫以武帝奢侈而國祚幾
傾杜周殘酷而家澤將斬延年乃欲儉約寬和以順天悅
民故漢曆尚永而杜氏益昌

魏相爲丞相勅掾吏按事郡國及休告還至府輒白四方
異聞及盜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宣帝以是周
知民瘼
种暘爲太子家監有常侍從中以單駕出迎太子太傅杜
喬等疑不欲從未敢決暘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天
統所繫今常侍來無詔何知非姦耶暘有死而已太子不
行也常侍還奏之有手詔太子乃行帝嘉其持重稱善久
之

晉閻纘字續伯巴西人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與棺詣闕上書

理太子寃後太孫立纘復上疏曰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
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
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
一朝於敬旣簡於恩亦踈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
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爲庶人萬幾事多
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
疏奏朝廷嘉其忠

南北朝魏源賀上書文成帝曰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
莫厚於宥死今勅寇遊魂於北狡賊負嶮於南其在疆場

猶須戍防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賊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風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帝謂羣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源賀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子懷亦有政績勳名奕世

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吾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帝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

卜可謂社稷之臣

崔光素忠謹爲孝文所重宣武夜崩廣平王懷扶疾大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欲上殿哭大行諸人皆愕狀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掖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喜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

蘇綽在宇文泰時爲行臺郎中泰遊昆明池問及漢故事無對者綽具言其詳因與語治道達旦不厭卽拜左丞典

機密始制文案式倣周官減冗員置屯田以贍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理身心言守令當理心而化民也其二敦教化言性隨化遷化於淳朴不欲化於澆僞宜去兵革薄刑罰而敦德化使還淳反素垂拱而天下平也其三盡地利言衣食足而後教化隨宜勤勸課禁游惰重農時而卑劣之戶無牛之家又勸令有無相通也其四擢賢良立賢無方先德後才又須勤求之實課之省事省官以專任之卽閭胥里正猶必擇人其五恤獄訟謂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乎惟奸猾敗倫

者必誅其六均賦役謂當斟酌貧富檢舉吏胥也六條在
凋敝瘡痍之中尤切窾會泰常置左右令百官誦習非通
六條不得任綽性儉素常以喪亂未平爲已責博求賢俊
共弘治道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子威爲隋宰相威子
瓌瓌子頰爲唐宰相俱名臣

唐元德秀魯山令明皇在東都命守令刺史各以聲伎進德
秀惟樂工數十聯袂歌於薦帝嘆曰仁人之言哉
德宗時議者或言韓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李泌曰滉公
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爲迎扈

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上章請以百
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爲朝廷
計也今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
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面諭韓臯使之歸覲令
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計也上卽下泌章令臯歸覲臯至
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
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
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
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

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入貢無
虛月朝廷賴之

宦者張承業爲晉王監軍唐亡與晉王共圖恢復晉王疾
篤以孤存勗托之叔克寧欲劫存勗降梁賴承業鎮之而
定又連歲出征軍府一以委之承業勸課農桑饋餉不乏
王或須錢賜伶人承業斬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岌爲
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不敢爲
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
所以佐王成伯業也王怒索劍曹太夫人聞之召王入宮

使人謝承業未幾授承業燕國公固辭不受稱唐官終其
身

馬人望爲度支判官會簡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單同知
蕭保先怪問之人望曰民產若括取無遺他日必長厚歛
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宋趙普字則平薊州人沉厚寡言手不釋卷歷相兩朝未嘗
爲子弟求恩澤太宗稱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
臣也封韓王諡忠獻

陳恕字仲言南昌人領戶部時真宗即位命條具中外錢

穀以聞恕上世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
不敢進嘗知舉貢首薦王曾嘆曰名世才也時號得人累
遷僕射封晉公

李文靖公沆爲相惟務安靜不擾同年馬亮責之曰外人
以公爲無口匏公笑曰沆於政事實無補萬一惟中外所
陳利害凡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報罷聊以報國耳今國家
法制纖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檢人倖
一時之進肯念擾亂斯民耶

田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資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

召宰相出其表示之曰朕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
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施以國家爲慮者與嘆久之命優其
贈典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省試廷試皆第一或曰一生喫着不
盡矣曾正色曰平生志願豈在溫飽耶歷相兩朝始終一
節進退士人莫有聞者謚文正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哲宗朝拜相罷青苗法謂有旋乾
轉坤之功遼人戒邊吏曰中國相司馬公矣毋生事開隙
封溫國公

范純仁神宗時出守慶州上曰卿隨父久邊事必熟純仁
揣上有用兵意對曰臣儒家子未曾習兵陛下使臣治城
壘拊百姓不敢辭會歲饑擅發常平倉賑貸或以謗聞詔
遣使按視適秋大稔民謹謂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
爭輸完之

杜衍字士昌山陰人以太師致仕封祁國公衍雖家居聞
國事可憂愀然若任其責者操行清介不殖私產第室卑
陋處之裕如也諡正獻

曹彥約字簡甫知常德陛辭言下情未通橫歛未革帝曰
其病安在對曰言官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京國苞苴公
行則州郡橫歛無可疑者帝深然之後以循良課第一
張方平字安道帝不豫憑几言莫可辨方平進請乃書云
詔立太子方平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乃
退衆心服之守成都薦蘇洵父子號知人王安石用事方
平持正不少屈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始終一節官少師
謚文定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官少司徒以直言忤王安石致仕表
謝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

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則何心哉封蜀郡公

唐介爲人剛直既叅大政與王安石議事每不協旣而病革車駕幸其第臨問介已昏寐忽聞上至開目而言曰願陛下早覺悟可惜祖宗社稷教安石壞却上首肯之

呂文靖提點兩浙刑獄適京師大建宮觀伐木南方有司責限太峻民死於役者不計其數公上疏力請謂窮冬水涸民苦挽運須稍寬役候河流通快遣卒送之上念其愛

民憂國悉從其言遂至大用

張士遜轉運江西見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美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王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真宰相之言也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旦疾篤帝親臨問手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

韓魏公琦當國遣使諸道寬恤民力旣而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曰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無幾皆罷去

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岳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日均為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

明成祖論平交趾功問夏原吉曰陛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永樂朝諫臣極論建都事與大臣跪立爭辨禍且不測賴夏原吉引咎力護諫官而免或問其故曰吾儕經事久雖或失計上猶寬之若使諫臣護及其失不小此真能保我子孫黎民者矣

宣廟賓天王太子方九歲張太后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

福收襄府金符入宮內欲召襄王立之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定大謀安社稷無忝大臣之責矣

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敵以送車駕為名寇紫荊關京師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傳旨問計徐理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英怫然令人扶出明日于謙抗言京師根本宗廟陵寢咸在一步不得離英是之宣言於眾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文曉

論固守之議始決已而于謙石亨等力戰遂大破敵京師
危而復安英嘗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江上薛瑄獨不往
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景帝時意欲
易儲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是東宮生日謂懷英也英叩頭
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蓋謂憲廟也景帝默然英
能以微言遏帝意如此竟以守都功榮寵終身

天順末讒者謂憲宗常爲景帝所廢當別立嗣英宗疑之
一日病臥便殿召李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
何賢頓首伏地力陳國本不可動上曰然則此地竟傳太

子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挾太
子曰謝謝太子謝抱上足泣上亦泣讒遂不得行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泮水
程時劉大夏爲郎尚書項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
之都吏檢不得項詰曰署中牘焉得失劉曰昔下西泮費
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在尚立
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
座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楊一清家居因劉瑾亂政不遑寢處安化王反寧夏命太

監張永出師召一清總制軍務協同討賊楊謂永曰藩室
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楊曰寧夏事不
足半不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不知纔
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矣永見楊料事如神促膝問內
變事楊手書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旁根幹枝葉連結已
成上左右皆彼耳目安得從一言入乎楊曰此時已有間
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上意可知言已卽出二奏
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
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

永曰卽不濟奈何楊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
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可頓首哭泣請上卽時
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瑾誅公大用益矯所爲
呂疆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
刻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
如楊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
足卽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上命
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
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懽聲振天摘瑾

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楊本謀衆咸推服
劉瑾籍沒時得秦府永壽王所爲慶壽詩序稱謂過於卑
諂上怒欲降勅切責李文正公東陽疏言方瑾專權亂政
之時假托朝廷威福生殺予奪惟其所欲天下畏罪避禍
誰不屈意待之宗室懿親自非知情助逆其細過當曲賜
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勅切責則各藩書信餽送者不知其
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不可不慮於是悉燒其往返文字
無延及者

楊廷和入閣久無建白人易之武宗南巡倖臣竊柄天下
洩洶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廷和延禮之日久當不負良意
已而武宗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廷和密
計擒之人始服其才量
周文端公經掌戶部凡委官監稅諭以節愛如課入多者
則與下考時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課輸
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
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之
言非是遂力沮之

格言

余肅敏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卽近且小亦須
爲百年計又曰大臣謀國遇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
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程文簡公爲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奸欲除其
名而合爲一文簡以爲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
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戶部尚書聶昌以國
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密州郭奉世進萬緡昌薦諸朝文簡
劾奉世曰一路財用卽使有餘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
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

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
可長士論避之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
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必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爲政術
業則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則時時有所更廢而
民命國政人才皆自一問答之間得之真宰相之度

李文節燕居錄云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莊子曰聞在宥
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天下以無事安靜爲福呂蒙正言今者
上封事議制置者每多惟在清靜以鎮之李沆不用浮薄新

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條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此報國真老成之見

李文靖公嘗言天下太平以無事安靖為第一事

又命趙知人又嘗言一國之盛衰繫於一官之賢否

兼問知人又嘗言一國之盛衰繫於一官之賢否

伊文惠公嘗言一國之盛衰繫於一官之賢否

李忠文公嘗言一國之盛衰繫於一官之賢否

西士命蓋之

臣鑒錄卷一

勸部第三

撫民 事實四十條 格言四則

事實

周召公奭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陌之間廬於棠樹下以蠶桑耕種之時弛獄訟出居民使得反業人懷其政作甘棠之詩及其子孫與周同傳八百餘祀
鄭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謗之曰取我衣冠而赭之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吾有子
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
子稱之曰古之遺愛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
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
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
善何歟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此其恭敬以
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
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

斷故政不擾也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以爲保障乎簡
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輕賦舒民其後智伯攻趙氏
襄子將出曰吾何歸乎從者曰長子城厚襄子曰民罷力
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曰邯鄲之倉廩實襄子
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
是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
不浸者三版沈竈產蛙民無叛志卒全趙宗

漢武帝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刑

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吏民大信愛之後有軍發寬以負租課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繩屬不絕課更以最

霍光既誅上官桀以刑罰繩下吏尚嚴酷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宣帝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法持平召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霸後封關內侯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諸曹時白外事援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

尚書令黃香愛惜人命每存憂濟永平十二年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遠等連及千人香為科別據奏全活甚眾遷魏郡守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頒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賑貸荒民獲全卒於官子瓊為太尉封邠鄉侯卒年七十七曾孫琬亦為太尉封陽泉鄉侯

韓韶字仲黃為羸長時盜賊羣起賊聞韶賢相戒不入羸境其他縣被寇侵擾廢耕桑無衣糧者知盜不入並來依之韶憫其饑困開倉賑給所贍萬餘戶主者爭之韶曰長

活數十萬溝壑垂死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下矣太守素知韶賢竟無所坐其子舉明經官至御史大夫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諸郡承望風旨連及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坐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收郡僚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

千餘人及遷河東太守侯覽詐作飛章誣弼誹謗平原吏人詣闕訟之其後子孫繁庶祿仕不絕殷棠川曰朝廷歲遣憲臣巡郡國督按大姦猾厲民者苟無則已非欲多所收逮充罪罟也下吏耳目攸屬希合誣陷以多爲功羅織屏傭文致曖昧甚者元兇巨憝預行賄賂吞舟竟脫而富室善家子以豆觴小隙被陰中破產沈族莫能自白弼所謂戶可爲黨殆此類矣讀此能無惕然

國三 賈逵豫州刺史考二千石以下不如法者悉奏罷魏文帝稱真刺史詔天下以豫州爲法鑿石通運渠二百餘里父

老頌曰賈侯渠

晉劉弘字和季沛國人都督荊州諸軍事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遂呼省之兵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摘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耶速改此法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

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民賴以安弘每有興發手書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唐許紹安陸人隋末任夷陵守矯詔開倉活流民數十萬王世充篡位以三郡歸唐封譙國公圖形凌煙閣

狄仁傑爲寧州刺史招撫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後越王兵敗支黨二千餘坐死仁傑密表救之詔悉宥塞下道出寧州父老迎勞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與泣德政

碑下齋三日始去
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游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
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
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流散勸樹藝蠲其租稅
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又選壯者
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
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埜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
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
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

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
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
乃召其鄰里勸使助之由是鄰里胥無相助比戶豐實凶
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崔郾字廣畧鄂州觀察使嘗治陝以寬涖鄂則嚴或問故
曰陝土瘠民貧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非用威莫可
治政貴知變也

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樸汎舟春游出益昌索百姓挽
緯易于自爲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卽桑

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張建封鎮徐十年民安盜息所辟僚佐若韓愈李藩皆名
士嘗入朝賜讌曲江亭命與宰相同榻而坐以示殊寵及
還鎮帝賦詩送之并以所持鞭賜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
用此為况

蘇昌容拜僕射當時拜官例許進食名為燒尾昌容獨無
所進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昌容奏曰臣
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
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

宋

王文正公旦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公求出之
一夕不寐至五鼓時忽然有得急趨出則吏卒皆已起驚
呼相向公怪問之曰直更者方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曰
起公將出矣方起公果出公嘿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為
平反

寇萊公準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惟具鄉
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手植雙栢於縣庭民謂之萊公
栢以比甘棠云

杜祁公衍知乾州歲未滿改知鳳州二州之民交欲得公

爭於界上張忠定公詠再鎮蜀蜀民無不鼓舞相慶如赤子之得父母也

司馬池爲光山尉適大內火調發諸縣竹木州牒令三日畢輸池曰光山不產大竹轉市斬黃豎三日可至乃與民別立期限太守聞之大怒旣而光山輸竹爲諸縣之先姜潛知陳畱縣到官纔數日青苗令下潛印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莫有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卽移疾去

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爭訟呼之使前面定

曲直不以屬吏百姓以詩頌之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王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政和初戶部科買牛黃以供京師藥局下提舉司督責甚急百姓競屠牛取黃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歛錢以賂胥吏丐免焉宗澤時知萊州掖縣乃上狀曰牛遇歲疫則病瘠而生黃今太平已久和氣充塞境內牛皆肥腴無黃可

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辛棄疾安撫福州嘗曰此州前枕大海賊藪也俗悍易亂無積貯奈何苦心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招壯丁補軍額訓練有方四境清肅

吳正肅公知蔡州日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之使者欲得千兵往取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耶曰欲得妖人耳公曰聚千人於境內彼安得不知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乃館使者與之飲而密遣吏召所捕人

送京師告者果坐誣

元廉希憲行省荆南時江陵初下希憲下令凡有殺俘獲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掠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質妻賣子者重其罪仍沒其直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上之世祖披其書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自廉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世祖以爲希憲不嗜殺人所致也卒論文正六子三相兩總管一御史中丞弟希賢官尚書

張養浩自幼有行義勤學業由臺省椽爲堂邑尹毀淫祠

三十餘仁宗延祐初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毋勞謝也爲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旣聞命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禾黍自生四月未嘗居家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賑饑無少怠封濱國公諡文忠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子引拜南臺御史

明王槩字同節遷河南按察使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

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撫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爲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還任

王得仁江西新建人景泰間任汀州推官值鄧茂七之亂山谷嚮應朝廷命將討之主將欲濫殺脇從以爲功得仁力辯其枉遇繫累於道者下車解其縛焚其簿籍所活千人汀民德之爲立生祠名曰忠愛子一夔狀元及第官至尚書

劉忠宣公大夏爲銓部郎擬陞太僕卿忠宣曰郎官轉京
堂固人所欲但我做秀才時嘗憤府縣政事不平今不得
一親民官何以展素志乃出福建叅政

周忱巡撫江南承胡概搏擊之後一意寬恤有訐富家大
戶者皆不爲理訐者曰公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
達周曰胡卿勅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托故自不同

危嶽爲吉安推官安福民苦虛糧嶽閱籍嘆曰綺羅坐享
其粟藜藿日削其肉三尺之謂何於是行文量法禮庶士

而告之曰孺子入井矣爾各宣其力無吐剛無茹柔萬物
一體之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於大吏及僚友曰請無貳
於浮言無播於橫議以壞於垂成於是分野授任三其籍
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
目身以匹馬從二吏往覈之陟巖壑犯風雨弗顧也妻亡
殮之復出可謂體國恤民之至矣

葉南巖知蒲州有鬪者訴於前一流血被面腦幾裂公
見惻然入內自搗藥令舁至幕廨中委謹厚廨子及幕官
曰善視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

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人問故公曰因憤爭鬪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卽一人償命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証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訟遂息

林鎬莆田人爲工科給事中詔開陝岱以通運載鎬奏罷其事後以他事謫龍泉縣丞中途病寒氣絕而身未冷家人未敢殮鎬瞑目聞至一朱門內枷杻者不可勝數見紫袍者云著林鎬善惡秤報乃見侍吏持善惡二扎置天平

架內秤之善則甚輕俄一老人自空中下手擲黃卷而去善條重墮侍吏跪云林鎬生有大善嘗罷役作蘇萬民此諫章也鬼使亟引鎬出鎬曰我初來時甚難何以得去鬼使曰汝聞鐘聲乎遂一搖至地忽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其故因述顛末按朝廷生一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此中外便宜一切報罷所以爲聖相也一疏之力至於如此况躬活數萬者乎
黃嘉賓令常熟值歲大水斗米半千饑民載道前後逋賦積累數萬嘉賓命掌賦者凡絲粟六畜悉收入之令易金

入庫平糶煮粥民免流亡遷戶部主事去之日民爭扳轅立祠祀之
梁文統兵合勦蛋賊期各將於波羅廟諸將皆退遁賊以五千艘來薄文獨乘風縱火奮擊破之降賊三十餘艘歸至沙灣諸將皆艤舩相待舩有俘獲潛問之則皆此灣良家男女也梁文遍語諸將曰殲賊所以安民今據民爲賊公等踰於賊矣獨不畏天道乎諸將不納文遂舉所降賊舟與之悉捨所俘男女一千一百有奇於是沙灣之民戶以沉香塑梁像焉

格言

居官全活者有有形之全活有無形之全活有形者已狀也當其顛困欲斃鵠面鳩形起溝中之瘠而予之生全其爲德誠大然能視民如傷先事區處不致顛頓危急尤爲妙手蓋凡饑寒流離救之未然則生理不失力半而功倍教化亦然止惡未萌則不至刑辟俗美而民安矣
今人凡遇人命不問情之輕重事之真假竹板不足轉而梭指又轉而夾棍甚且有敲至百餘者痛苦之下何求不得卽後來問成大肆此時且求緩須臾矣世有仁人能無惻然於

是哉朱日升曰假命圖賴南俗更甚令身程時痛懲此弊另
發人命狀格直書時日情詞不許卽用叅語刁字狀後印成
正面反面左旁右旁四屍傷單令告人自填其上傳鼓投進
不拘時刻卽親至屍所照詞訊問照圖簡驗並不批委僚佐
假手吏件果係真傷依律定罪若係誣罔卽加痛責至於自
縊投水跌誤等類則又原情分別押令卽埋以斷抄詐拖累
之苦雖遇盛暑隆寒山僻水窪亦不少避少遲人命一事關
係生死可不謹哉

天非私富一人蓋託以衆貧者天非私貴一人蓋託以衆賤
者貧賤人食力營產自家血汗自家消受天之鑒察反寬富
貴人擔爵食祿萬民血汗一人消受天之督過更重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六字而能有
濟者當官處事嘗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如差科之
行旣不能免則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騷擾重爲
民害其益多矣

臣鑒錄卷一

勸部第四

勤官

事實十七條
格言六則

事實

漢王尊拜益州刺史先是王陽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

奈何乘此險哉遂棄官去尊至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

叱馭而前曰驅之王陽為孝子我為忠臣

張安世張湯子也給事中秘書精力於職上嘗亡書三篋

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後得書相較無遺失因擢為尚

書令宣帝卽位霍光秉政帝心憚之以安世篤行內倚爲重御史大夫魏相言安世事武皇三十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爲天下重臣

黃香爲尚書郎常攜襆被持䟽獨宿臺中晝夜不離帝聞而嘉之遷尚書令管樞密甚見親重香祇勤物務憂國如家又曉暢邊務俱得時宜遷魏郡太守郡有內外園租歲入數千斛香曰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贍貧者

第五倫久宦不達建武初爲淮陽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得見帝問以政事稱旨明日特召入拜會稽太守自斬芻飼馬妻躬執爨每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與民之羸困者後坐事逮詣闕訟者千餘人及爲司空以名德稱

晉庾翼字稚恭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代亮鎮武昌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畧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狀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南北朝

蘇綽拜大行臺左丞參與機密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周文欲革其弊命綽為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勤儉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其弘政道周文亦推心委任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受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周文每與綽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皆指諸掌為北朝名臣

隋高熲每以盤盛粉置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錄以入朝行之

唐韓滉判度支精於簿領作賦歛出入之法吏不敢欺自是

倉庫蕃積

范仲淹知延州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又大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堠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

孟珙知江陵府修復內隘別作十隘於外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為江陵天險
熊克宰暨陽每日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寢所

夜半掣鈴獄卒應喏否則必罰

元史天澤入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爲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强人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

明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謂之胡曰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稚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性機警喜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美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據訊詰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張弛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一日入京議事中途遇勅使索牛膠萬餘斤爲三殿繪料甚亟文襄不應至京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市皮還補疏上得請

孫忠烈居官恒自許曰此心不敢不盡此身不敢不勞巡撫江西日親庶政常至夜分漏五下卽起秉燭而坐四載

獨居不攜家屬

劉麟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旬郡內大治逆瑾斲麟出守不修謁撫拾部郎時瑣事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贖麟曰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其像為小劉祠

柴車為贊理軍務侍郎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休以後患車曰我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車獨斷酒肉澹泊自處燕會皆不與岷州上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上命宥

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復將何以待之乎

格言

閒暇出於精勤寬悅出於祇懼無思出於能慮大膽出於小心

劉忠宣與吳獻臣書曰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特戒近利尤當戒近名吾子利固澹然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為而為持此而欲政善民安恐未可得又語陸吉士深云初入仕途不可受人知知己多則難為立朝

王文成云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
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
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

薛文清云正以立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
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張洪陽云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澆確以沽名毋
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已文過豈能
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
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昔有士人初拜官將行其兄戒之曰人言官品定於生初我
謂人品定於官初做官全在立脚之始起處不失脚便終身
不錯趾

漢朱邑公正廉潔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頒祿賜以共族黨及卒家無餘財宣帝下詔褒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

藥崧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嘗獨直臺上無被枕止食糟糠明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拜南陽太守

秉宣雲陽人少修高節見王氏專國有逆萌輒遁去後歸世宗為中丞常布衣蔬食居室蕭然上歎曰楚國兩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上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樊顯進曰渙陽太守張堪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孔奮為姑臧長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奮在職四年脂膏不潤及從竇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惟奮單車就道光武帝以是賞之拜武都丞董宣為洛陽令不畏強禦威行京師帝呼為強項令宣卒布被覆身惟存大麥數斛布車一乘而已帝聞而嘉之

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特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
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畱之而去

羊續南陽守入境卽微服閒行凡令長貪潔吏民良猾皆
廉知其狀一郡震竦府丞以生魚獻受而縣之庭杜其後
進

楊震有節行世稱之曰關西夫子楊伯起道經昌邑昌邑
令夜懷金十斤以遺之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
知我知何謂無知者令愧而出震子孫嘗蔬食步行震曰
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後子秉孫

賜曾孫彪皆世守家風接踵宰相積善餘慶其惟關西之
楊乎

魏徐邈字景山任涼州妻子不免饑寒或問於盧欽曰徐公
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涼州還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
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士皆變衣易服以爲名而徐
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相效而徐公雅尚
自若故人以爲介前日之通卽今日之介但世人無常而
徐公有常耳

孟康爲弘農太守有所按行皆預勅督郵不遣送迎探候

又不欲煩吏人所在自刈馬芻不入傳舍露宿樹下

晉陶侃貧時冬日母子嘗著敝葛及貴母恒縫敝葛一片置

袖中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忘著葛衫時也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

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

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

清操彌厲尋拜度支尚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氈席初謝

石請為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

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

無辦

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為荊州刺史威往省

之質賜威絹一匹威跪白曰大人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

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至客舍自放驢取樵食

畢就道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因謂之曰卿清孰與父對

曰臣清不如也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朝南北

江革會稽丞攝府事人安吏畏及歸貧無長物舟至西陵

渡取石十餘斤鎮之

申徽字世儀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仕宦皆通餉遺徽於

寢室書楊震四知自勵及代去攀轅者百里不絕徼因題
句清水亭父老爭傳誦曰此申使君手跡也

孔奐字休文晉陵守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卽分
贍孤寡一郡號曰神君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饋以氈衣奐
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袁聿修字叔德在官嚴謹當時少匹爲尚書郎十年未會
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
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
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敬聿修

却之邵欣然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
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裴俠爲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俠嘗
與諸牧謁周文帝帝命俠別立謂諸守曰裴俠清貞爲天
下最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號爲獨立使
君

隋房彥謙涇陽令所入俸廩悉以周故舊謂子元齡曰吾無
所遺但清白二字爾

趙軌爲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官清如水

請酌一杯水奉錢軌受飲之

唐蔣沆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勅麾下曰蔣沆令縣供億當清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韓思復長安人舉茂才高第家益貧杜瑾以百綾餉之思復方併日食而百綾完封不發累遷襄州刺史治行各天下及卒上手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李勉為嶺南節度使以廉謹率屬門杜私交赴召舟行盡搜家人所蓄投之江中曰毋令吳隱之笑我

盧奐南海太守先是郡守率以贓敗奐至墨吏歛手中官領市舶者亦不敢干以私時謂自開元後治廣清介者宋璟及奐耳

楊綰性清儉拜相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鄭綮字蘊武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為歛兵州獨完秩滿去遺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曰鄭使君錢也不敢犯

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

見其門簾甚敝廼令人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以贈廩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崔元暉爲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聞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元暉由是以廉謹著名

裴寬爲潤州叅軍一日刺史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爾詵嗟異妻以女仕至尚

書

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績爲鬱林守罷歸無裝舟空難以越海乃取一石以壓舟人號鬱林石

宋劉溫叟性清介開封府尹光美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之吏還以告光美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

范仲淹吳人幼隨母適朱氏讀書長白山一日於寺中得窖金覆之不取及貴語僧出金修寺

姚希得字逢源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爲幕希得曰吾起家

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惟啖菜一介不妄通也
 上官凝字成叔邵武人調銅陵尉及滿有老叟十數輩送
 之境上餽藥數器行里許發之皆白金也亟追還之生平
 不治產所居僅蔽風雨而已

趙抃知成都政尚清簡神宗召曰聞卿四馬入蜀以一琴
 一鶴自隨何其介也再知成都止一蒼頭執事并琴鶴去
 之矣馮京代為守悉循其舊曰趙公所行不可改也
 劉式字叔度清江人太宗朝掌邦計者十餘年既沒而家
 徒壁立惟遺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謂諸子曰此父墨莊

也其後諸子及孫並為時名臣

楊萬里誠齋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退
 休南溪短椽土階如田舍三世無增飾長鬚赤脚才三四
 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史良叔守廬
 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
 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祕丞劉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敢妄取於人歸自洛陽冬
 寒尚無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溫褥賚之固辭強
 之乃受及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歎曰於光不受於他人

其肯受乎

凌冲知含山縣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硯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張九成初年貧寒衣衾不備有送襲衣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曹修古者四御史之一也明道初請太后還政謫守興化暴死於室郡僚及鄉人憐之相與歛錢數十萬贈之修古有女始笄告母曰先人忠節聞天下不幸直言謫死且君

子不家於喪此錢決不可受先人清德哭謝遣之送者固請竟不肯受

唐介通判潭州有巨賈私蓄明珠太守而下悉輕其直而售之介獨不與偶獄發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售奏至果然

張之才知陽城縣清謹愛民及去任辭湯廟詩云一官來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劉用元使安南乘肩輿從兩僮外國效勞致館視昔益恭

明日遂行其主餽以珍物一不顧復進而授之劉不答惟書其入關詩予之曰挾南物歸神其極之

李綬立身甚嚴所居在報慈寺西一日大火將延及家人懼欲徙綬祝曰此室皆清俸所建若李綬有枉法之賄苞苴之汚願速焚以彰不德既而四而皆焚惟綬宅獨存常大書屏間曰布施不如還債作福不如省非真格言也

王璉為寧波守自奉儉約常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元呂思誠字仲實文章政事皆過人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

正間官至中書左丞當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攜布袍貿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躑躅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明凌漢鞠獄平恕有德漢者遇諸塗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免非我私子何以金為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者明太祖陞為右副都御史

靳義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御史永樂中出按

北京糾治貪墨吏民畏服日恒蔬食絲毫無取於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矣

劉敏河間府肅寧縣人爲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市蘆葦且載於家妻以蘆織蓆鬻之奉母人或瞰亡以絹帛瓦器遺其家敏懸於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洪武十三年陞刑部侍郎陳諤奏事忤旨落職罰使修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

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爲之值文皇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憊且貧命復官軒輓素廉介遷浙江按察使四時着一青袍忽聞親喪次日卽行同僚不及知陞副都御史清操愈堅天順初以老疾告上召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爾乎輓頓首上賜金帛勞之

李綱初授御史陞大僕少卿嘗過薊州盜奪其篋問隸曰乃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篋而去劉大夏之父劉仁令瑞昌與高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溥

當國與劉嚴皆姻親也楊遣人往賾還報曰嚴富厚雅稱
一官劉草蓆布被瓦盆煤竈猶狀窮人耳楊心識之嚴先
見贄以金帛楊麾之劉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楊嘉納
之尋擢仁爲御史居恒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除歲享
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造劉問其子大
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母安否曰在鄰家磨麪迺至其家
詣寢室見床上惟蒲蓆布被喜曰可稱真御史矣
衡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金鈿綺繡爛然衡夫人荆
釵布裙而已旣罷頗不樂岳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岳曰

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
爲美談

秦絃成化中巡撫陝西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絃悉擒治
不少貸秦王奏絃欺滅親藩上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
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匹故衣數事亨回奏絃貧狀上親
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絃繫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
河南旣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振赫他巡撫
率屈禮以見絃獨與抗禮直知其廉名加敬焉絃密疏直
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

稱絃廉能上以絃疏示之直叩頭伏罪稱絃賢不置上釋之絃後仕至尚書

劉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構草堂傍先壟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通請託薄田僅供衣食常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戴笠乘驢來往山水間

薛文清公瑄引疾石亨來視曰先生既不留願為先生請勅即家塾設教且有以資養薛曰昔許魯齋去元世祖賜以勅書魯齋縣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此為養何如不辭官耶亨歎息而去

王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束懸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其辭焚香禮之

耿九疇為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天順初欲舉廉介之士以風天下首召用為都御史後為尚書子耿裕遵其父教世守清修不

營產業不治第宅蕭然無異寒素亦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鄺埜湖廣人初爲陝西按察有聲父爲教職埜嘗以俸易
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務洗冤安民乃索
取不義之財汙我乎封還以書責之埜思父甚切及秋闈
謀之僚友聘其父分考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
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於人又以書責之埜迎書泣
受其教繼爲府尹益勵清操召爲兵部侍郎
劉寧爲刑部主事有納銀於瓜以餽寧者寧妻發而却之

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妻妻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
綵幣八表裏

弘治己丑春劉忠宣戴莊簡奏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
錠以賜面諭曰小佐而廉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多閉戶
不與人接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通者且命毋廷
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

鄭曉爲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筐以將而上覆
以茗撥茗知之整理其茗覆筐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
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詢知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

卽令持歸

趙永京師人爲祭酒一日過學士魯鐸郎魯曰公何之趙曰憶今日爲李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曰吾當偕往公以何爲贄趙曰帕二方魯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枯魚令家人取之僅存其半魯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俱往稱祝李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懽甚卽事賦詩倡和而罷

王九臯自遼東還朝餽送一無所受內官與同事持明珠數顆餽之固辭內官曰公於他餽不受可也我之餽不受

有死而已九臯不得已受之密綴衣領間人無知者居數年內官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使人召之來曰何不買第宅對以貧遂解珠與之曰值千金饒置地也聞者稱服汪汝達令黃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去任之日屬吏致罰鍰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却之家甚貧無以供朝夕舉敝屋數椽鬻之黃巖士民知其貧醵八十金聞於官郵致之

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曉出遠菴之門同官南京數年歲時只一寒溫而已一日侍坐旣久有一布

鞵在袖透巡不取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妻子手製一布鞵送老師遠菴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林璧性伉直父文纘與嚴嵩為同年璧體父志終不附之官止僉憲居無一椽家於祠堂小僮共炊爨世所僅見者後曾孫崇字為惠州太守

海忠介公瑞令淳安時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江水之外無關淳安者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海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

格言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清夜誦此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父之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嘗記先輩之訓曰諸君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當三復終身
 大夫居家為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為功化比士人百倍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上也即不狀而正身率物恬靜自守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孤暴

寡下此則啗財謀利說事過錢風之變也非敢道矣
杜祁公曰作官第一清然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
必譖已上不加察適取禍耳但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
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又聞昔有
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屬惟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捲席食
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敝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
行者故搏擊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嘗有一貴人一日命
市薪六百貫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

買柴六百貫耶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蔣希魯延盧仲甫於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
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宋文憲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
可苟利而生

于忠肅撫河南入京議事未嘗攜一土物賄當路有詩云手
帕蘇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那
人說短長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

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嘗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臣鑒錄卷二

勸部第六

仁恕

事實四十一條
格言十一則

事實

周子羔為衛士師有犯刑者子羔臨刑愀然後衛有蒯贖之難子羔出走別者守門謂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彼有室乃入焉追者罷子羔問別者曰吾親刑子乃三逃我何也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君臨刑愀然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

固然今所以免君也

漢盛吉爲廷尉每至冬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對垂泣妻語吉日君爲天下執法不可濫入人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生三子皆任州郡殷崇川曰所貴執法者非徒曰不輕縱舍云爾郵罰弗麗於事必據律原情辯正之雖微罪不妄加人斯爲執法也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和帝時爲鉅鹿太守椽吏有罪先之訓誨不改者乃罷免吏或相譖訴輒稱其他事之長以覆之譖訴遂息徵拜將作大匠時作順陵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勵霸霸但勞來之曰天氣沍寒諸卿被辱皆大臣過也吏懷恩力作加倍

何武字君公爲揚州刺史敷政有度時戴聖爲九江太守間有不法武廉得其罪欲案之聖懼盛毀武於朝而聖子以郡盜獄被繫廬江聖自謂子必死武爲平反得生始大慚服

蓋勳字元固爲漢陽長史與從事蘇正和有郤及正和案武威太守罪權貴恨之刺史梁鵠欲殺正和以爲解勳力

保全之正和詣謝勲亦不見也

趙熹字伯陽宛人從兄爲人所殺熹年十五思報之挾兵以往而仇家皆疾病熹曰因病殺人非仁者乃出赴光武召累遷郡刺史有聲帝嘗延集內戚諸夫人各各前言熹長者往遭赤眉出長安皆仗熹濟活帝卽引見曰卿非但英雄所保婦人亦且懷恩拜太尉封關內侯

晉鍾會辟牟琇爲參軍母辛憲英戒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後會反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賜爵關內侯

陶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衛玠嘗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終身不見喜怒之色爲東晉名士第一

南北朝陰鏗與賓宴飲見行觴者舉酒炙食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鏗爲賊禽或救之得免詢之卽前行觴者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困辱之安國曰

灰死不復燃乎田曰燃卽溺之後安國爲內史田亡匿韓曰田不就官我滅爾宗田肉袒謝卒善遇之

長孫儉授荊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燦爲百姓所訟推按獲實儉卽大集僚屬於廳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燦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與儉書曰近聞公部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聞之嘉嘆良久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徵授行臺尚書

隋齊州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悉脫枷鎖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却

吾當爲受死流人感悅如期來歸一無離叛文帝異之詔

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刑措其何遠哉擢拜雍令

趙軌爲別駕徵入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偶逸入田中暴人禾稼輒駐馬待明訪田主酬直而去

韋仁壽性寬厚爲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唐李日知爲刑部尚書不行撻撻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撻之旣而曰人謂汝能撻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以爲人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張文瓘字稚圭攝大理寺不旬日斷獄數百事抵罪者無
冤言偶有疾囚為齋禱願亟視事拜侍中諸囚聞其遷皆
垂泣其得人心如此子四人皆至三品時人謂之萬石張
家

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
事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死而君生之何也對曰爾所
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
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不願

知譖者名后歎其長者

徐弘敏為蒲州司理政尚仁恕不施杖罰民感其恩更相
戒曰犯徐參軍杖者必共斥之任滿不辱一人

五代魏仁溥事周為相世宗性卞急峻於刑戮內職近臣有忤

言者仁溥必歸罪於已以營救之所活者十常七八

宋曹武惠王彬初與王全斌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餘人

武惠諫不聽及歸上大怒必欲鞠勘武惠乃自誣服全斌
由是獲免及武惠再受命伐江南上面戒曰此番無得如
在西川時妄亂殺人武惠以實對且曰初所以堅自伏者

不欲使全斌獨得罪也由是帝益重之
王文正公旦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
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
蔡確坐詩語譏訕議者欲重其罪范忠宣獨於簾前開陳
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
竄大臣王博文爲政平恕嘗謂其子曰吾生平決罪至流
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屠太宰瀟每註選至煙瘴地停
筆久之曰吾嘗經其地官多以瘴死必擇宜其風土者因
奏著爲令此真仁人之用心也

張忠定公詠視事退有一卒熟睡廳前公詰之汝家有事
乎對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翼日差塲務一名
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此必幽悶使之然耳故憫
之
蘇丞相頌在杭州有要人以私事囑蘇蘇不聽其人後當
言路乃懷忿極口詆蘇或勸蘇上其曩日請託書扎公笑
曰許人之私吾豈爲之

章惇用事貶范純仁知隨州純仁聞命怡然就道聞諸子
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

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韓魏公琦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拯退而自見且媿且嘆曰真天下盛德也

司馬光新第成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且盜亦人也命去之

元祐初年熙寧小人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已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太甚人材實難

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二公真長者之言

丁謂雖險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明金誠廣州右衛軍也讀書社學指揮使張姓者詬之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因去衣使芟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涕泣曰讀書與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行賄乃免求樂中誠登第任刑部主事張犯罪解京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為言於堂官宥其罪張謂誠誠禮如平時

張感泣以女妻其子

王克敬爲兩浙鹽運使溫州解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逮著爲律令夫人生之禍多矣刑獄爲甚刑獄之禍慘矣妻孥爲甚苟能於此存心體察則捶楚自不妄施囹圄自無冤繫矣爲上者尚其慎之哉

崔鑽海門人以稅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證而負焉鑽變產以償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其狀命之訟鎔工對曰鑽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工聞而感愧遂舉前

金還之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

顧佐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幣清革吏有遭撻者拮撫其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對曰今朝臣月俸米止給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付佐自治佐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當改過爲善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楊翥字仲舉吳縣人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有狂生侮詈之翥若不聞人以告翥曰豈無同姓名者耶人服其長者楊文貞公士奇流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比文貞當路乃相引拔仁宗素知翥遣使驛召之授翰林院編修陞修撰與修三朝實錄遷廊王府長史致政歸景帝卽位翥朝京師命食禮部左侍郎俸又二年復朝加尚書祿翥篤行不欺仁厚絕俗鄰人作室簷溜落翥家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較也又鄰人產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卽

鸞驢步行楊文貞公成新第亟邀登堂曰舍初成得吉人首臨之年八十五卒詔賜葬祭

魯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雨雪泥濘夜止旅舍宿憐馬卒寒苦卽令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恩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還藉來朝力伸縮相加莫漫疑

楊承芳爲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禁歲久請子女未能卽完楊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

然始悟倉官虧糧之故愀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
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于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
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於鄉縣令曹祥杖之後改行爲善士
祥太倉人也光洵後爲御史巡按三吳行部至太倉祥不
自安光洵曰非君吾父安得悔過蓋載恩十餘年如一日
也留竟夕乃去夫祥爲循吏固不待言若呂之父子不念
怨又不諱其事賢於人遠矣昔王沂公暮年子嗣不蕃謂
人曰子行已不媿但一事有恨予初守鄆州爲監司所輕

後秉政陰遷本官略無寧歲不意竟死於道路想必以此
受報也噫沂公且不免以此受報况他人乎
楊遂菴爲首相霍韜忌而劾之楊已罷猶株連不已太學
生孫育楊之鄉人也因楊得京職恐株連列楊私事數十
條呈韜忽暴死其子奉柩還楊弔之其子泣曰吾父負公
而死弔不敢當楊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
父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
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

格言

薛文清云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往日之過并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哉

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
范忠宣曰吾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乃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又嘗戒其子

弟曰人雖至愚至於責人則明人雖至明至於恕已則昏爾曹但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聖賢地位不患不到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恕控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日須念衰老的辛酸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况處旁觀之地要知局內人苦心

日
卷二
二
齷齪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學者
之師也

古今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
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棘在衣徐行
緩解而已彼荆棘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歡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
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盡去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

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較如較之則自小矣

臣鑒錄卷二
勸部第七
善諫
事實五十四條
格言三則

臣鑒錄卷二

勸部第七

善諫
事實五十四條
格言三則

事實

周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王曰可得而聞耶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萬乘之君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荆王善其對

臣鑒錄 卷二 勸部 善諫 一

齊桓公田至於麥丘見丈人焉問曰子年幾何矣曰八十有三公曰美哉壽乎子以壽祝寡人麥丘丈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是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麥丘丈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耻下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善言必三麥丘丈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曰此一言者非夫前二言之匹也請更之丈人再拜而起曰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前二言之長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以謝也臣得罪於君可因左右以謝也昔者夏桀殷

受得罪於羣臣百姓莫爲謝者至今不赦公曰善扶而載之自御以歸

齊景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是時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晏子對曰臣實識之邇者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於是省刑

魏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召任座親下

堂迎之以爲上客

秦攻趙趙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
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怒甚左師觸龍請見
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
太后笑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臣竊以爲媼之愛長安
君不如老臣太后曰君過矣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
計深遠今三世以前趙王之子孫爲侯皆無有在者以位
尊而無功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而不及
今今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

后曰諾於是長安君爲質齊師乃出秦師退

漢

田千秋咸陽人爲高寢郎會衛太子以江充譖敗死千秋
訟太子寃武帝感悟尋拜相封富民侯年老得乘小車入
殿中因號車丞相

東方朔事武帝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上欲除上
林苑屬之南山朔諫曰南山陸海之地國用所取足農業
所仰給也今規以爲苑有三不可上說拜爲大夫元光五
年上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竇太主所幸賣珠兒董偃朔
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且宣室者先帝之

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賜朔黃金三十斤

元帝好音樂濟陽王康多材藝帝數稱之史丹諫曰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也上默然而笑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涕泣諫止

靈帝講武平樂觀躬擐甲介馬謂蓋勳曰吾講武如何對曰寇在遠而設近陣不足昭果毅祇贖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無是言也

南朝

魏主以罪徙者多逃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

崔廷諫曰一人有罪延及一門則司馬牛受向魍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從之

劉殷不忤旨取直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群臣議政事殷呐然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專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

北齊孝昭帝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

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

唐太宗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問以得失徵知無不言嘗諫點中男爲兵固執數四上怒召讓之明辯得理賜金甕又嘗與上語教化徵曰久安民驕佚佚則難教經亂民愁苦苦則易化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漓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顧所行何如耳上卒從徵言元年斗米直絹一匹二年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

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只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不齋糧帝謂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又嘗上十漸疏謂帝漸不克終帝以疏列爲屏障時時觀省兼錄史館又賜黃金十斤廐馬十匹封鄭國公拜相諡文貞圖繪凌烟閣上思慕不置自立石碑至文宗時孫魏暮復爲相令獻其祖文貞公笏以比甘棠云宋仁宗復錄魏徵狄仁傑子孫蓋思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谷耶律昌樂人博洽羣書褚遂良稱爲九經庫從太宗出

獵遇雨因問油衣若為而不漏耶耶律日以瓦為之當不漏上嘉其直官弘文館學士

高馮字季輔太宗朝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帝賜鍾乳一

劑曰爾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善銓

敘人物帝賜金鏡一况其清鑒云

魏知古深州人官黃門侍郎時盛夏勅玉真觀工程嚴迫

知古切諫罷之睿宗嘉其忠宋璟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

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

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宰相言

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魏徵曰在朝諸臣清貞不

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求選共坐一匹羸馬

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為國立

功前後大蒙賞賚自不為貧妻子賣珠有何罪而責其舉

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

太宗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

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耶非

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

之所以亡曰善善而不能用人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

無異於郭公今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
卽出之其人而致其妻問曰昔夜時公
太宗營造宮室征討四出民力寢竭張文瓘諫曰王者養
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藝創建宮室二
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民罔常懷懷於有德無使勞
而生怨帝善其言卒爲罷役夫恤民不在臨事苟能念念
不忘則隨時調劑一言可以造無窮之福慎勿曰我閒曹
也冷局也小官也而竟置之於不問也幾其生一四
高宗欲遍封五嶽李善感極諫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

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
陽

王綝字方慶眉州刺史其子爲眉州叅軍綝入相武后曰
君今秉政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尚留遠方臣
之子敢近耶

明皇過嶠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
陛下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帝遽命釋之璟曰陛
下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
赦之帝從之

武惠妃生日帝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主乘步輦從
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餌棄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
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謂上曰從複
道窺見護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
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棄於地奈何性命至重輕於踐殮
者乎上蹶然大悟遽赦之

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
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
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乃往朝上皇

德宗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
贄諫曰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爲家何必效匹夫之藏乎
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
盡令出賜有功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
也上卽命去其榜

柳公權爲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曰卿書
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
知其以筆諫也

憲宗問李絳曰諫官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

一二人以傲其餘對曰此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花竹皆取四方道里跋涉巴至上林已焦矣上笑而止之

裴諝爲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儉諝入計召至便殿問權酤之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諝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營利故未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裴度爲相時憲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荒圯弗浚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分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五代

錢武肅王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有不及

數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
 王命隱題之隱題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鈞鈞國更誰如
 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王大笑遂蠲其例
 後唐明宗與馮道從容語及五穀豐登四方無事道曰臣
 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蹙執轡甚
 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逸俄而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
 是也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
 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
 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

剗却心頭肉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
 人主不可不知也

宋李繼隆北討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
 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
 言據陰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
 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
 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
 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
 取轉運司盧之翰竇玘等三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

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固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忠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司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

三人皆黜爲行運副使既而繼隆坐罷
太宗觀燈於乾元樓見京師繁盛論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躬覽庶政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同列咸多其伉直
處士王昭素有學行徵爲國子博士帝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欽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大悅問以治世

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於屏几

姚坦爲益王府翊善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衆皆褒美坦獨俛首不觀諫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對曰臣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父子兄弟鞭笞苦楚流血滿身此假山皆民租稅所出非血山而何有以坦言告太宗者上曰傷民如此何以山爲亟命毀之

楊侍制安國於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仁宗問賈魏公昌朝曰慎何言語節何飲食魏公從

容進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

蘇舜欽以饗客得罪言事者欲因舜欽以動一二大臣彈擊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所逮皆一時名士都下爲之紛駭左右無敢救解韓琦從容言於仁宗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如此帝悔見於色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律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范純仁從容言

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視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何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
英宗命侍臣講讀經史於邇英閣翰林侍讀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許將字冲元閩縣人舉進士第一歐陽修讀其文曰王沂

公流也章惇蔡卞苛求元祐諸人罪欲舉漢唐故事大行誅殛將諫曰本朝治道遠過漢唐者未嘗殺戮大臣也惇卞又欲發司馬光墓上以問將諫曰恐非盛德事哲宗嘉納之

哲宗御講筵畢賜坐例賜扇文潞公見帝持一紙扇率羣臣降階稱賀宣仁聞之喜曰老臣用心終與人不同晚問哲宗曰爾知大臣稱賀意乎紙扇是人君儉德君儉則國豐而民富彼不獨賀官家又爲百姓賀也

劉正夫字德初西安人官左司諫徽宗方寃蔡卞獄正夫

入對引淮南斗粟尺布之謠上意遂解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能及此不覺感動

孝宗時詔市牛筋五千斤侍郎李椿奏曰一牛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

明洪武間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濶罪且不測時群臣阿上意者輒指其疏為詆謗罪當誅召宋濂問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烏可深罪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召前阿意者責曰若等激我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幾至誤罪言者

宋濂應制咏鷹詩有自古戒禽荒句太祖曰卿可謂善諫矣

太祖躬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議禮者不合以致天變欲誅之中丞章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容為之霽

成祖靖難後盡改建文諸例復洪武之舊蹇義從容為上言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間舉數事陳說本末上喜其忠實從之

金幼孜扈蹕度鷄鳴山上曰前代惟唐太宗英武嘗度此山對曰太宗後悔是役故建憫忠閣上默狀班師

仁宗在東宮命侍講王達講乾之九四達舉儲貳爲說聽講罷問楊士奇曰經旨必無儲貳之說達得無含譏否對曰講官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出胡瑗之說又問對常人亦舉此說乎對曰此問最好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仁宗大悅黃忠宣公福在宣德時一日傳上命觀戲對曰臣性不好

戲又命之圍棋對曰不能上曰何以不能曰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能上默然

石亨敗後英宗召李文達公賢問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訝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輩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

臣等
卷二
三
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受其賂
助之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俱引疾梁儲曰
如皆引疾誰與事君遂承命草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
曰此土不異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
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朕念
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狂
人道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
得也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林颺諫易儲直聲大震又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
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大臣益忌王干之嗾
御史王溥劾聰論死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上遣中使問
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遂病上立赦聰

格言

感應篇註曰奏議似屬空言比見之行事者善力得無減乎
不知善念滿時鬼神已知况行事所以施濟下民而奏議所
以轉移主意得採一善視自爲善者已難况格主心乎一人
有慶四海永賴其爲福德寧可計笑昔王安石祇議復肉刑

父子冥譴林機只議緩賑蜀一節禍至滅門馬默奏革投海
例天賜男女王僕射請貸饑民神報相位禍福之應其顯如
此言事及覆旨者但實以天下生全萬世太平爲心則宛轉
懇摯自有窾會擊邪扶正定無虛憍不狀而左右手輕重心
論事過當議人失實當其偏於所執亦自實見得是然已禍
天下也又不然而矜名負氣致天子復諫權貴褊衷其於害
事亦甚不少此皆直道猶恐有失若借事權報私怨植邪黨
排正人逢主意希與旨則更不可言矣
夔夔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

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
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明太祖與宋濂談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
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而天下治

臣鑒錄卷二
 勸部第八
 事實五十條
 格言二則
 事實
 周祁奚臨晉人悼公時為中軍尉請老公問代者稱解狐其
 讐也狐卒又問對曰臣之子午也可君子謂奚舉讐不為
 諂立子不為比
 史魚數薦蘧伯玉於靈公靈公曰諾其後未用史魚入曰
 臣聞抱玉入廷不如貢賢夫國危者則思安安國以人用

臣鑒錄卷二

勸部第八

事實五十條

格言二則

事實

周祁奚臨晉人悼公時為中軍尉請老公問代者稱解狐其

讐也狐卒又問對曰臣之子午也可君子謂奚舉讐不為

諂立子不為比

史魚數薦蘧伯玉於靈公靈公曰諾其後未用史魚入曰

臣聞抱玉入廷不如貢賢夫國危者則思安安國以人用

人以賢君何疑焉靈公未之信也史魚出謂其子曰昔禽
息碎首以薦百里奚吾則未能也今言伯玉於公而公不
信則不如死也將自殺以明之曰吾死勿歛用伯玉乃歛
靈公聞之曰痛哉寡人徒以史魚謙退欲進士也而不意
其信如此也是寡人之罪也乃拜伯玉而後哭史魚也
齊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君加惠於臣使
不凍餒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其管夷吾乎於是請諸魯
桓公親迎於郊三饋三沐之置以爲相遂霸天下
魏文侯欲置相問於李克克薦魏成翟璜忿然曰西河守

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
臣進樂羊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
何負於魏成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
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
者君皆臣之君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鄙人也願
卒爲弟子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
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
處士不升久踐高位妨羣賢路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

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入見於王曰孫叔敖之果可使也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訛可謂公矣莊王曰是夫子之賜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不終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

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曰夫子之言不惟晉國賴之唐叔實享之其先有咎犯者文公問咎犯曰誰可使爲河西守者咎犯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耶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又薦之於朝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去矣顧吾射子也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二大夫皆有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相連曰富之則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有鄭歌者倉石二人可與之田萬畝居久不與烈侯又命與之相連未有以易也番吾君謂相連曰君實好善而未有所以持今公相趙四年亦有所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此三人者皆足以移君所好矣相連乃進是三人者明日牛畜侍道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教以選練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教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使國無不充烈侯

悅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矣益其祿以官三人漢蕭何從漢高帝至南鄭諸將士思東歸韓信道亡去何自追之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乃薦信拜大將及定天下策何功第一

蕭何與曹參有隙及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魏無知薦陳平於高帝及定天下封平為戶牖侯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魏無知

丞相博陽侯丙吉有疾宣帝問誰可代者吉薦杜延年于
定國陳萬年後三人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
暴勝之字子公武帝時爲直指使者賢雋不疑而表薦之
世號知人

張安世謹慎周密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絕不與通曰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有郎功高不調言於安世對曰君
之功高人主所知人臣何敢自言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鄧禹事光武無戰鬪功嘗居左右爲謀臣每諸將自遠至
禹察其忠力可任使輒輕身與交驩世祖任使諸將常密

訪禹舉用各當其才世祖欲定河北舉吳漢勇鷲智謀一
往成功欲守河內舉寇恂文武備足卒勝其任其薦賢知
人如此朕一持節入關則爲更始所困一戰澠池則爲赤
眉所敗將畧非所長也而卒居元勳蓋用人之與自用固
不睥哉相臣宜以爲法

昭烈帝以蔣琬事不治欲罪之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
百里才也後與亮共輔後帝託志忠雅爲漢名臣
諸葛亮治蜀能盡時人之器用初琰爲太守李嚴辟揚洪
爲功曹嚴未去琰爲而洪已爲蜀郡太守洪舉門下書佐

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於是西土咸服

晉山濤初爲冀州刺史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晉詔求文武良將可鎮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元應詔郗超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吾嘗與謝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屐屨間未嘗不得其任元鎮廣陵戰無不捷後大破秦兵於淝水晉國以安

徐寧字安期郟人桓彝見而異之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矣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其不必無真海岱清士卽遷寧吏部郎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又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俄而洛京傾覆

中州人士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

南朝

北齊崔暹好薦人數言邢邵宜親重邵常毀暹文襄不悅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非癡也

李威知王猛賢勸苻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威

唐

馬周字賓王荏平人客游都下舍於中郎將常何家夏旱詔百官直言得失何倩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事上恠問何對曰非臣所能臣客馬周具草耳上立召問與語大悅拜侍御史賜何絹三百匹

婁師德嘗薦狄仁傑可為宰相仁傑不知也數短之武后謂仁傑曰師德賢乎仁傑曰往為將謹守著勞賢則不知也又問師德知人乎仁傑曰臣與共事久未見其知人后曰朕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出其奏示之仁傑出而太息曰婁公盛德包容我久我終不能測其涯際

矣
狄仁傑嘗薦張柬之有宰相才太后擢之爲洛州司馬仁
傑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卒用爲相又薦姚元之桓
彥範等數十人皆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
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武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已而
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同席飲
未嘗交言後子儀代爲將光弼欲亡去恐見誅乃入謁請

曰臣死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
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遂
定交薦以爲節度副使分兵擣賊於是光弼權名日盛同
居將相無纖毫猜忌旣而子儀爲朝恩所毀罷其軍而以
光弼代將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給之曰我餞中
使耳未行也因躍馬去而光弼將五百騎馳赴入其軍子
儀處散地不怨也

李吉甫爲相謂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
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中後進罕有接識君

有精鑒願爲我言之均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得人

宋趙普常薦人帝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又奏帝怒裂奏牘擲地普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卒用其人又奏一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普堅以爲請且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夫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至宮門不去竟得俞允

呂蒙正以薦引人才爲先務每四方官吏詣謁必問其所
在人才姓名行事去輒疏記置夾袋中在位布列咸稱得
人真宗東封行過洛卽其家省之引見諸子問誰可用者
對曰臣諸子皆駑不足用有姪夷簡任穎州推官宰相才
也夷簡由是受知

諫議大夫謝泌最爲知人不妄許可平生所薦不過數人
皆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
求得一人矣

王旦爲宰相居家客常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
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

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疏白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旦凡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門不見意爲人所毀託向敏中言之旦曰旦處安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謂敏中曰可惜張師德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但榮進素定當靜以守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寇準罷樞密託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也吾不受私請準憾之已而除準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

所薦準乃愧歎旦知樞密五年平章事十二年子質爲侍制素爲尚書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元城曰知所以相薦否元城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張忠定公詠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正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暇吾舉

呂公著曾薦常彛甫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景德中北寇告警河朔郡縣屢罹其毒李居正以小官權
雜稅於一鎮忿其凶橫募勇士奮擊之因深入其穴奪所
掠婦人老幼各還其家在位者雖壯之終無一人肯議其
賞惟張忠定公詠密奏上大喜立爲遷擢居正承恩罔知
所自或告以忠定之故居正急往見之傳入榜子忠定不
出但批紙尾曰公臨財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仁加之敬
慎此報國之大效也所謝近私不及相見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君未與二人
相識何爲薦之孫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

官耶

張希顏知萍鄉范延賞自豫章入都張詠問曰沿途曾見
好官否曰萍鄉令張希顏者雖不識面知其爲好官也昨
入境野無惰農肆無游食橋梁修驛傳治夜宿邸次更鼓
分明此必善作官者詠笑曰張君固善足下亦知人矣卽
日同薦於朝

虞允文初在郎署爲秦檜所擯乾道初始以陳俊卿薦參
大政尋出撫蜀已復爲相嘗稱宰相以人才爲要務每以
人才列爲三等有聞見輒記之號才館錄次第舉用其所

甄薦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李熹之
倫皆一時名賢時論稱之

劉子羽字彥修官樞密首薦吳玠吳璘可大用中興戰功
居多子羽之力也

虞雍公允文初除樞密至丞相陳應求閣子內見楊萬里
千慮策讀一遍嘆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
當以此爲首應求率楊見雍公一見握手如舊楊曰相公
且仔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拔之登
朝

明末樂間令五品以上京官得薦士况鍾疏薦右中允張宗
漣上謂楊士奇曰人皆薦下僚鍾乃薦朕官耶對曰臣與
王直擬薦宗漣不意爲鍾所先上喜曰鍾能知宗漣即日
陞宗漣大理寺丞吳郡有鄒亮者獻詩于鍾鍾欲薦于朝
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
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部司務
旋轉御史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爲縣
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文定深重之卽薦知德安府再擢

貴州左布政或勸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瘁矣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個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翌日卽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子皆是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嘆服

楊文貞公士奇初授教職充翰林編纂官會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張尚書統得其文大驚以爲王佐才奏第一

楊文貞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都御史吳敏德本工匠以一文見知五經博士陳嗣初本教授儒生以一詩得錄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魯穆性清鯁爲福建僉事時楊文敏家人有犯治不少貸文敏益以是賢之宣宗初上疏特薦內陞穆僉都御史王忠肅自兩廣召爲大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定令舟以先後序過雖貴官不得越人訝之忠肅曰彼立法安可壞至部卽薦爲考功

李文達薦年富爲大司徒上曰左右多不悅富者對曰不

悅者衆正見其賢
胡世寧薦林俊楊一清曰俊雖執古時俗或不之喜然守
正之節真宋璟也一清雖諸俗士論或不之歸然濟變之
才真姚崇也

格言

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夫子於齊賢鮑叔於鄭賢子皮虞
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
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然而器限方員用別緩急張敞與
朱邑書云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則此人不因足下進矣

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
小人而有才者亦可器使若以賢薦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
白黑其間含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
無可用如砥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蒼朮
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悞者矣



之間而盡之發主之人其一用之不似他本不辨音矣

無何佩取通商等語計亦知我朝聖王之與四鄰休戚未嘗不

自與其間合賦繼以之意若非便言銷野賦之小人之心豈

不亦高存本善亦宜錄於錄以覽勸懲誠爾爾語焉

誠恐其間或有人不自本國自也用人辦與

文化茂展



